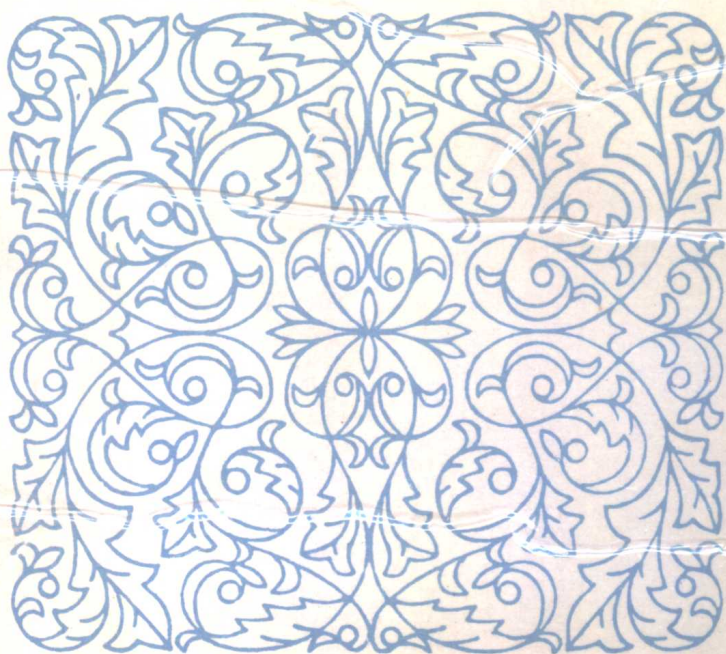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• 8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8

新亞書局

孫子新研究

孫武子

從孫子兵法研究做事方法

李浴日編著

楊杰編著

張廷瀨著

上海書店

李浴日編著

孫子
新
研
究

1934年12月

究 研 新 子 孫

李浴日編著

版初月八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版再訂增月二年六十三國民華中



行發社學兵界世

號一廬沂里壽仁巷條四京南：址社

售經總局書防國

號十五巷亭碑京南：址地

售代有均店書大各國全

孫中山先生的評語

孫子那十三篇兵書，便是解釋當時戰理，由於那十三篇兵書，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。

——錄自三民主義

梁啓超先生的評語

孫子一書，兵學之精神備焉，雖拿破崙之用兵，不能出其範圍也。

——錄自飲冰室全集

美人松得爾恩的評語

孫子說：『兵者詭道也』，這是戰略之祖孫子的至理名言。歷史已證明孫子所說的正確，這位中國的天才戰略家，於二十四世紀以前即撰一部孫子兵法，在十四世紀之後，全世界的軍事學校，還奉他的書爲金科玉律，列爲必修科，足見武器雖有變更，戰爭的價值則今古無異。

英人布勞的評語

摘譯自美國評論家松得爾恩：『愚弄敵人的故事』一文

孫子兵法這一部書，可以說是世界史中研究戰略戰術原理的第一部著作。但是書裏面所載的許多學理，確是非常適合於現代的應用。而在某一點上，示出和我們現代的著作（包括洛倫斯和哈特）有着密切的連繫。

中國孫子所寫的這部兵法，最近在英國有新譯本出版了。英國托馬斯費立普少校主編一部『戰略基礎』叢書，這部孫子兵法便是叢書的第一部。其他四部爲羅馬人維傑希斯所作，杜塞克斯元帥所著，腓特烈大王所著，拿破崙所著。孫子對於戰爭的理解，和他們任何一人都有着同等的巧妙，同等的淵博。

——摘譯自英國文學家布勞：『孫子兵法』一文

俄人郭泰納夫的評語

如果從軍事著作家的觀點看來，管子和墨子是沒有孫子那樣著名的。孫子是春秋時吳國大將，生於紀元前五一四至四九六年。在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裏，也有幾次提到他的名字。孫子是一個獲勝的大將，但他並不以他的打仗得勝著名，他是完全因為他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出名的。……『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』孫子以爲這是制勝必須的第一個條件。……孫子確實可以算是世界第一流的軍事學家，他的主要名言是『兵之情主速』——行進和攻擊都要神速，（『其疾如風，動如雷震。』）用兵要速勝疾歸，不可曠日持久，（『故兵貴勝不貴久』）。善用兵者，不在於戰而後勝，要能不戰而消滅敵人的抵抗，（『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戰也。』）孫子以爲將帥如果能够使全軍上下一心，他必定能够戰勝。他要激發軍士殺敵的決心，號令一出，部下必須服從執行。孫子知道人到危急死亡的時候，纔能發揮出最大的力量，他說：『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。』

——摘錄自韋有徵譯郭泰納夫：『中國軍人魂』一書

日人尾川敬二的評語

孫子是東方兵學的鼻祖，武經的冠冕；東方各種兵法，說皆出自孫子，實是不錯；如武經七書，除孫子外，其他六書，雖託爲往昔的兵聖所著，其實，不過是試做孫子的註解而已。至其文章蒼古雄勁，與內容之美滿相映，大有優於六經之概；歷代文人多學之，愛誦翫索而不置，在東方文學上，實給予巨大的影響。又如其格言規箴，最爲膾炙人口，可以當爲處世的教訓，而貢獻於一般人士者不少。故孫子不獨在兵法上具有最高權威，且在思想上亦蔚爲巨觀。

——摘譯自尾川敬二：『孫子論講』的自序

日人福本椿水的評語

抑通觀孫子，其文迥勁瑰麗，雁行老莊韓非諸子，至其局面之大，或出於諸子之上；尤其意圖深遠，謀策精細，術略的確；此孫子所以爲兵家之神也。古來日本明君賢將多精讀之，視爲自家藥籠中物，而樹日本獨特之兵派，武威因以揚於海外，可謂有故也夫。余曩讀孫子大有所感，蓋孫子者，兵書而外交教書也，亦人事百般座右銘也。今更生於新時代，依各人之職務，而活用之，處世上有所裨益也必矣。（原文）

——照錄自福本椿水：『孫子訓註』的自序

日人北村佳逸的評語

活的原理沒有腐敗性，蛆的產生是死的證據。不知從多少億年前起的太陽，老是今日明日投照着新的光於我們；孫子的戰鬥原理，不論何時，於人類也老是無限地供應着力、熱、生命和希望以及其他一切祈禱。漢民族自在黃河流域建築了文化基礎，春風秋雨五千年了，其間不知死生了多少人，用劍或有優於孫子，用筆而賢於孫子者實無一人。彼是兵學家，哲學者，且是東方第一流的大文豪。

——摘譯自北村佳逸：『孫子解說』的自序

日人平田晉策的評語

政治與兵法是指的兩面，東西古今的大政治家，皆是兵學家。

兵法的寶庫無盡，有信長式，有秀吉式，有家康式，又有拿破崙式，列寧式，蔣介石式；積極，消極，強氣，弱氣，正法，奇道，裏表四十八手，（日本力士賽技，正從四十八法）不論什麼都有。

東方兵法的生命，由於近代科學的勃興，更增其光輝。倘若通曉孫子與三略，則使用航空戰隊，機械化兵團，都可以不錯。天下第一流的大場少將孫子講義，是通俗兵學的最高峯，比任何軍談與軍事小說為有趣味，且可做各國陸軍大學的兵術教科書。

兵法書在公則為政治祕訣，在私則為處世祕訣，孫子以下的『兵法全集』六卷，皆是立身處世的教科書。

——摘譯自大場彌平：『孫子兵法』中平田晉策的題序

自序

最近有友自新大陸歸來，他告訴我：孫子兵法在美國很流行，譯本有數種以上，他某次聽到一個軍事專家演講——盛譽孫子爲世界兵學之祖，推崇孫子『不戰而屈人之兵』爲頂好的戰略原則，並說羅斯福總統深得孫子的道理。

孫子的偉大可見。其實孫子的至理名言不特爲古人與今人奉爲圭臬，即在千百年後的人們亦必驚嘆它的偉大。不管未來的戰爭是原子戰爭也好，宇宙線戰爭也好（？），或其他新型戰爭也好，這都是物質的進步，而運用此物質，有待於高深的哲理。孫子是兵學哲理的最高峯，可順而不可逆，順之則勝，逆之則敗。在這次戰爭中，會有許多專家用它來分析日本的必敗，中國的必勝，德國的必敗，盟國的必勝，到如今都已證明其靈驗了。大哉孫子！神哉孫子！

本來戰爭是不祥之物，是大流血、大浪費、大破壞的惡魔，自從這次大戰結束之後，我們不應再來談戰爭，講兵法了；但以新的世界尚未產生，舊的世界依然存在，列強國策的衝突日益尖銳化，而世界各弱小民族仍未得到解放，所以在這個時候，乃想『消滅戰爭』『廢除兵法』，其心雖惻隱，其事則近於作夢。那麼我就有把本書付梓的必要了。不過我們今後研究孫子，千萬不可忘記他那一個已如上舉的最崇高最偉大——『不戰

而屈人之兵』的教條，即是說，我們今後對於國際間的糾紛與衝突，應盡其可能運用和平方式來謀解決，切不可輕啓戰端，尤不可好大喜功去侵略人國。

然欲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先須充實軍備，加強國防，正如孫子說：『先爲不可勝』，「先立於不敗之地」。那麼我們今後就應精誠一貫地來實踐我們這位兵聖的偉大遺訓了。

其次，我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：

(一)本書之成，有一部份取材於此次大戰前日本各家的註解，如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，大場彌平少將的孫子兵法，陸軍士官學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孫子論講，福本椿水的孫子訓註，櫻井忠溫少將的孫子，阿多俊介的孫子之新研究，落合豐三郎中將的孫子例解，板井末雄的孫子評釋，大谷光瑞的孫子新詮，尾池宜卿的孫子，及大戰中出版之大場彌平的袖珍孫子，北村佳逸的兵法孫子，多賀義憲的東洋古兵法之精神等書，（請讀者注意！日人對孫子研究的著作雖多，但各有缺點，未了解孫子的真諦者亦不少。）另爲自己多年研究之所得，引證德將克勞塞維慈的名著戰爭論，魯登道夫的名著全體性戰爭，美將馬歇爾的名著致陸軍部二年報告書，我國最新步兵操典，作戰綱要等書，及此次中日戰爭，世界大戰的資料。在內容上，儘量求其一致，至於不同的見解，或重複之文，則隔以『○○』的圓圈，并註明所屬，以免混淆不清。又其中所摘錄的英譯孫子，係 Catpalthrop, Lionel Giles 等的英譯本（譯文之末，分別用簡名 C. G. 字母註明所屬），聊供讀者一窺白人對我國兵學的研究，雖說未必一一譯得十分正確。

(二)孫子這一部書雖作於平面戰爭的時代，但以他天才的超卓，眼光的遠大，其所建立的原理原則却可以運用於現代的立體戰爭上；陸戰固勿論，即海戰空戰亦多適用；且合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宣傳諸端而言之，又成爲現代所謂『綜合戰爭』，或『全體性戰爭』理論之母。至在解釋上，因它是古文，又是哲理的書，便因人而有不同的解釋，或大同小異的解釋；其實所謂解釋，亦不過供讀者參考而已，——出之於言，則爲死言，筆之於書，則爲死書。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

(三)孫子的哲理淵源於老子，却不入於玄，他經過消化之後，是變爲科學的了；所以過去有人怪我把他和老子拉在一起，實因未深加研究之故。又，我對於孫子的原理原則並不是盲目的崇拜，乃是批判的接受，讀者於本書中自可領略到。其次，我還有一個意見：即欲使孫子與時代不脫節，合乎新戰爭的需要，則非五年或十年來一次新註解不可；正如孫子十家註是過去了，新的註解，新的研究應隨時而興。

完了，我且期待着讀者的指正！

李浴日

一九四六、三、廿五日序於南京

總論

一 孫子是中國現存的最古兵書，列於七書中

孫子兵法是中国現存的唯一最古兵書，爲春秋時代吳王闔閭之臣孫武所著。在中國向稱黃帝軒轅爲兵法的始祖，於事物紀原一書中，也有這樣的記載；相傳黃帝得其相風后氏授與握奇經，用以征伐而統一天下，孫子在本書的行軍篇說：『凡此四軍之利，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，』似乎洩露了祖述黃帝兵法的口吻；但黃帝的兵法是什麼呢？因爲失傳，不得而知。在漢書藝文志道家之部，也記載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，（註爲呂望撰），其中含有兵法八十五篇，由此足見周初的功臣太公望。呂尚也有兵書的著述，惜亦失傳；至於現存的太公六韜，迭經學者證爲後人所假託，已無可疑。其他，於孫子中所引證：或『兵法曰』或『軍政曰』，由此亦可想見當時流傳有多少古兵書，但那是怎樣一類的東西呢？亦因失傳，不得而知。原來文武是經國的兩翼，中國以四書五經爲文經，故把有力的兵書，稱爲兵經或武經，以匹配之。就中，爲唯一傑作而最被重視的是孫子。漢唐以來，把兵書當作武學生的教科書，我們看後漢書所記：『立秋之日，兵官皆

習孫吳兵法，六十圖陣，」以及宋史所載：『習七書兵法，騎射』等語，便可瞭然。且兵經之稱，早見於戰國策，即隋書經籍志，也有孫子兵經二卷的記載。至稱武經，則以註釋孫子的唐代杜牧爲最早，其詩說：『周孔傳文教，蕭曹授武經。』又從宋史所記：『聖朝稽古，崇茲武經，』以及宋曾公亮等撰武經總要四十卷等看，可知唐宋以後稱爲武經。

再據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所載：宋元豐中頒佈六韜、孫子、吳子、司馬法、黃石公三略、尉繚子、李衛公問對爲武學，號稱七書，此乃七書名稱的起源。後來，國子司業朱服曾改其次序爲——孫子、吳子、司馬法、尉繚子、李衛公問對、黃石公三略。又宋王應麟的小學紺珠會把三略、六韜置於尉繚子之後，李衛公問對之前，是則七書次序的編排，因人而異，並無一定的標準。在七書中，六韜是假託的，已述於前。且三略、司馬法、尉繚子亦爲杜撰，即吳子、李衛公問對也沒有孫子那樣的真確性。實實在在只有孫子纔是東方唯一最古而最可信的兵書。

二 孫子及其著書的真確性與世系

孫子的傳記，見於史記卷六十五，名武，齊人；吳越春秋書爲吳人，其世系等則沒有說明。至宋之碩儒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載：『齊田完字敬仲，四世孫無宇，無宇

子書，字子占，齊大夫，伐莒有功，景公賜姓孫氏，食采於樂安，生馮，字起宗齊卿，馮生武，字長卿，以田鮑四族謀作亂，奔吳爲將軍。』校訂孫子十家註之清乾隆進士孫星衍亦言及此：『孫子蓋陳書之後，陳書見春秋傳，稱孫書，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，言非無本。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，史遷未及深考，吾家出六安，真孫子之後。』即孫子是從唐代之樂安郡，即清代之山東省武定府，今之惠民縣附近，奔吳爲將，是可信的。史記孫子傳載：『閭閻知孫子能用兵，卒以爲將，西破彊楚，入郢；北威齊晉，顯名諸侯，孫子與有力焉。』而與此對立的左傳，於吳破楚時，僅言伍員（字子胥）之事，不記孫武之名，弄得葉適與陳振孫發生懷疑，即前者說：孫子之書爲春秋末，戰國初的山林處士所作；後者則說：尙未知其果爲何代人。甚至亦有說孫子或是古書，根本不信爲孫武所著。更有現代學者梁啓超氏於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亦涉及孫子說：『現存十三篇之孫子，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，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，確不能信其爲春秋時書。雖然，若謂出之秦漢以後，則其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。漢書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，齊孫子之兩種，「吳孫子」則春秋時之孫武，「齊孫子」則戰國時之孫臏也。此書若指爲孫武作，則可決其僞，若指爲孫臏作，則可謂之真。此外，如管子、商君書等，性質亦略同，若指爲管仲、商鞅所著作則必僞，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魯國人手。』這是現代學者一種的流行傾向，然一般亦不過僅憑文體思想的漠然論據，而

斷定不是春秋時代的產物而已。但依我的考察：如藝文志所載：孫子著述兵書八十二篇，而我則認為除現存的孫子以外，一定尚有許多冠以孫子之名——這著者是何時何人呢？特別可以想起的是戰國齊孫臏，而將他的著作，一括地稱為孫子而傳下。孫武的子孫——孫臏祖述祖先的兵法，那是應當，把這一括地稱為孫子而傳下，並沒有甚麼奇怪。史記載：『孫臏以此顯名天下，世傳其兵法』。即孫臏的兵法，換言之，齊孫子是不能懷疑其存在了。因此，我以為漢書藝文志所謂吳孫子，齊孫子俱是真實的，而梁啓超氏指為孫臏所作則不對。倘若說孫子十三篇的語句，間有為後人加入，非全屬原著，那還可以說得過去。但以一小部份的懷疑，而把全部斷為戰國時代產物，實沒理由。總之，在前漢著作史記的司馬遷憑當時所傳的有力材料而言明孫武所撰，此外誰再沒有足以推翻它的有力證據了，所以輕易地斷為偽撰，那是不對的。至我：

第一、憑越絕書載：『巫門外大家，吳王客齊孫武家也，去縣十里。』
第二、憑左傳的不記名，便有人說孫子為吳客卿，贊襄推薦自己的伍子胥，而每戰運籌於帷幄中。

第三、又憑史記載：『……孫子與有力焉。』
等記述，便可相信史記所載：孫子為求吳王闔閭之用而著是書。要之，孫子的世系出於齊之陳氏，因齊亂而奔吳，獻此書於吳王，得其信用，任為客卿而建偉功無疑。東方兵

學之祖孫子，其帷幕獻策的事跡，實與戰爭論的著者，西方兵學的創始人又爲迭以幕僚長而立功的德國克勞塞維慈（按克氏曾充沙綸和斯特將軍，布留歇將軍的幕僚，及第三軍團參謀長等職），成爲趣味的對照。

三 孫子的傳記

孫子的傳記，均見於史記與吳越春秋；吳越春秋所記載孫子見用於吳王闔閭的話，雖與史記的大同小異，却近於小說家言之。史記把孫武孫臏與吳起三人合爲一傳，名曰『孫子吳起列傳』，其關於孫武的記述如左：

孫子武者，齊人也。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，闔閭曰：『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，可以小試勸兵乎？』對曰：『可』。闔閭曰：『可試以婦人乎？』曰：『可』。於是許之，出宮中美女，得八十人，孫子分爲二隊，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，皆令持戟，令之曰：『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？』婦人曰：『知之』。孫子曰：『前則視心，左視左手，右視右手，後即視背。』婦人曰：『諾』。約束既布，乃設鈇鉞，卽三令五申之。是於鼓之右，婦人大笑，孫子曰：『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』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，婦人復大笑，孫子曰：『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』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『乃欲斬左右隊長，吳王從臺上觀，